

隋炀帝艳史

齐东野人 编着



导 读

《隋炀帝艳史》，全名是《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八卷四十回。作者系明代人，没留其实姓名，只题“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每五回之后，有不经先生的“总评”。

现存有明人瑞堂精刊本，插图精绝。还有清光绪乙未“绣像本”。近年来，群益堂等出版社，出版有重新校点的横排本。

这部小说以杨广（隋炀帝）一生的荒淫奢侈生活为主线，叙述和描写了他如何深得其父文帝和母后的宠爱；如何在奸臣的相助下杀兄弑父篡夺皇权的；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整天在宫中寻欢作乐的情景；他到北方如何巡狩玩乐；从长安迁都东京，他不顾人民的疾苦，如何开山为苑、掘地为湖，大兴土木的；他精选天下三千美女，过着怎样的纵淫无度的生活；他如何巡游江都（扬州），沿途设无数行宫，挥金如土；再下江南时，他又发天下人夫财力，开凿大运河，营造江都，耗尽天下资财；他如何穷奢极欲，不理朝政，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官逼民反，他最后是如何被迫缢死的。小说通过上述情节的叙写，展示了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过程，反映了隋代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这部“艳史”，虽非严格的历史小说，但在大的历史事件上，是与史书的记载基本吻合的；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基本符合历史人物的原型。

从艺术上看，也是一部较好的作品。它是《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所谓“人情小说”中突出的一部作品。

这部“艳史”的缺陷和糟粕，也是明显的。如关于隋炀帝的宫闱秽事，有些地方写得过实、过露。其次，写了不少鬼神迷信和因果报应的情节。读时，应持批判的态度。

文学史家郑振铎称这部小说“确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认为它对后来的小说影响很大。不能否认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的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序

古君天下以艳称者，无如汉武唐玄，一以伤悼之赋；一以长恨之歌，至今令人神往固也。虽然，君天下者，何求弗得而沾沾於协律之弟，杨氏之儿哉。倘少君方士之术不灵，有若新垣平者，则歔 丰抑两君，必将憔悴以死。曾五石粟田舍翁之不若，而乌乎称艳。是知，问艳於四时，要不在於溽暑严寒也；徵艳於卉草，要不在於苍松劲柏也；乞艳於姿华，要不在於遽除戚施也；故有惊称艳；喜而称艳；异而称艳；犹有妒而称艳者。夫事所共快事，共快每恨先我而为之则有妒。虽志不合於古，先为淫为荒。然不妨於我身而偶一为之，则有异。种种媚人，种种合趣。种种万补之奇，种种无道学气；无措大气；亦无儿女子气；并无天子气者。则孰非可惊可喜，而称艳者乎！试问古今来，孰有如隋之炀帝者？试问炀帝之何以艳称？请君读炀帝之艳史。

笑痴子书於咄咄居

目 录

第一回 文帝带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子	1
第二回 饰名节尽孝独孤 蓄阴谋交欢杨素	11
第三回 正储位谋夺太子 侍寝宫调戏宣华	22
第四回 不发丧杨素弄权 三正位阿摩登极	32
第五回 黄金盒赐同心结 仙都宫重召复入	42
第六回 同钓鱼越公恣志 挾宫人炀帝生嗔	52
第七回 选美女杨素强谏 受矮民王义净身	61
第八回 逞富强西域开市 擅兵戈薊北赋诗	70
第九回 文皇死仇报奸雄 炀帝喜大穷土木	80
第十回 东京陈百戏夸强 北海起三山眺望	90
第十一回 泛龙舟炀帝挥毫 清夜游萧后弄宠	100
第十二回 会花荫妥娘邀宠 舞后庭丽华索诗	111
第十三回 携云傍辇路风流 剪彩为花冬富贵	120
第十四回 炀帝读史修成 庆儿拯君魔梦	130
第十五回 怨春偏侯夫人自缢 失佳人许延辅被收	140
第十六回 明霞观李 北海射鱼	150
第十七回 袁宝儿赌歌博新宠 隋炀帝观图思旧游	160
第十八回 耿纯臣奏天子气 萧怀静献开河谋	169
第十九回 麻叔谋开河 大金仙改葬	179
第二十回 留侯庙假道 中牟夫遇神	188
第二十一回 狄去邪允入深穴 皇甫君棒击大鼠	197
第二十二回 美女宫中春试马 奸人林内夜逢魑	206
第二十三回 陶榔儿偷盗小儿 段中门私阻谏奏	215

第二十四回 司马施铜刑俱佞 偃王赐国宝愚奸	224
第二十五回 王弘议选殿脚女 宝儿赐司迎辇花	235
第二十六回 虞世南献诏题诗 王令言预知不返	245
第二十七回 种杨柳世基进谋 画长黛绛仙得宠	254
第二十八回 木鹅开河 金刀斩佞	263
第二十九回 静夜闻谣 清宵玩月	272
第三十回 幸迷楼何稠献车 卖荔枝二仙警帝	281
第三十一回 任意车处女试春 乌铜屏美人照艳	290
第三十二回 方士进丹药留春 宫女竞冰盘解燥	300
第三十三回 王义病中引谏主 雅娘花下被朕擒	311
第三十四回 赐光绫萧后生妒 不荐寝罗罗被嘲	322
第三十五回 来梦儿车态怡君 裴玄真宫人私侍	334
第三十六回 下西河世民用计 赐双果降仙献诗	345
第三十七回 九曲池水饰娱情 神憔悴鉴形失语	356
第三十八回 观天象袁克进言 陈治乱王义死节	367
第三十九回 宇文化及逆谋君 朱贵儿报恩骂贼	377
第四十回 弑寝殿逼炀帝死 烧迷楼去繁华终	387

第一回 文帝带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子

词曰：

试问水归何处，无明彻夜东流。滔滔不管古今愁；浪花如喷雪，新月似银钩。

暗想当年富贵，挂锦帆直至扬州。风流人去几千秋，两行金线柳，依旧缆扁舟。

诗曰：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无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为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寺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御街行路客，行路悲春风。野老几代人，犹耕炀帝宫。零落池台势，高低禾黍中。

千里河烟直，青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

炀帝行宫泗水滨，数株弱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柳塘风起日西斜，竹浦风回雁弄沙；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

莺语如伤旧国春，宫花一落旋成尘；自从一闭风光后，几度飞来不见人。

风吹城上树，草没城下路；城里月明时，精灵自来去。

昔人登此地，丘陇已前悲；今日又非昔，春风能几时。

这几首诗词，不道那茅茨土阶，唐虞的事业；不问那胼手胝足，夏禹的生涯；也不管好吊民伐罪，汤武的公案；也不理那龙争虎斗，秦汉的是非。想着那肉林酒海，虽受用而近粗，若论那骊山烽火，纵欢娱而亦俗。单表那风流天子，将一座锦绣江山，只为着两堤杨柳丧尽，把一所金汤社稷，都因那几只龙舟看完。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毕竟谁是谁非，始末俱在，请略道一二。

话说自炎汉失祚以来，后边继三国而起者，乃是晋、宋、齐、梁、陈、隋，称为六朝。你道那六朝是谁？

第一朝晋帝，复姓司马，名炎。乃是魏臣司马懿之孙，篡魏为帝。在位二十五年，相传一十五帝，共历一百五十六年天下。

第二朝宋帝，姓刘名裕，乃是彭城人。原卖履为业，后篡晋为帝，在位三年，相传八帝，共历六十年天下。

第三朝齐帝，姓萧名道成。乃是汉萧何二十四代玄孙，篡宋为帝，在位四年，相传七帝，共历二十四年天下。

第四朝梁帝，姓萧名衍，乃是兰陵人。篡齐为帝，在位四十八年，相传四帝，共历五十四年天下。

第五朝陈帝，姓陈名霸先，乃是吴与人。汉太丘长陈实之后，篡梁为帝，在位三年，相传五帝，共历三十二年天下。

第六朝隋文帝，姓杨名坚。小字叫做那罗延，乃弘农华阴人。原是汉杨震第八代玄孙，篡北周为帝，在位二十四年，相传四帝，共历三十八年天下。

六朝通共历过三百六十年天下。原来这六朝，虽然各有国号，绍袭正统，名为天子，其实天下微弱，偏安宫泾左，叫做南朝。中原一

带地方，到被汉主刘渊、赵主石勒、秦主苻坚、燕主慕容廆、魏主拓跋诸胡人占了，叫做北朝。此时天下刀兵，朝更夕变，南朝也是主弱臣强，递相篡夺；北朝也是主弱臣强，递相篡夺。南朝传位至陈后主在位时，北朝魏恭帝已被家宰宇文觉篡袭了大位，改国号为周。隋文帝的父亲杨忠，原是魏臣，后因天下归了周主，他也就随便改做了周家臣子。屡次有功，周主封他为隋国公。后来杨忠死了，文帝就袭封父亲的旧爵，执掌朝政。文帝为人性情猜忌，好任智术，到周宣帝传位与周天元皇帝的时节，文帝见他骄侈昏暴，遂有阴谋天下之心。行政务为宽大，凡是苛酷之政，尽行革去，中外俱大悦服。至大象三年，天无暴殂，宣帝见天下大势已归文帝，遂下诏逊居别宫，奉皇帝玺绶，禅位于文帝。文帝也不让三让再的推辞，竟即了大位，国仍号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北方遂尔安定。此时江南的风俗渐荡，人人喜的是风流，爱的是词赋。那陈后主，也不管天下败亡百姓愁苦，高筑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外则与君臣饮酒赋诗，内则与宠妃张丽华歌《玉树后庭花》诸曲，日夜淫纵，以图快乐。哪晓得繁华不是常享之物，国家非行乐之场。

一旦被隋文帝探知此等光景，遂遣高、杨素、韩擒虎、贺若弼诸将，分道下了江南，灭了陈国。将后主封为长城公。此时天下才并南北二朝，合为一统。后史官有计赞文帝之功。诗云：

三百年间王气销，中原大半让胡苗；

文皇功业今何在？并却南朝与北朝。

文帝既平了江南，四海来归，八方称庆，天下无事。高登大宝，遂册夫人独孤氏为皇后，立长男杨勇为太子，进封杨素为越国公。其餘臣僚，俱照功升赏，不在话下。

却说那独孤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最是贤能。突厥与中国交市时，有明珠一篋，价位八百万两，幽州一个总管叫做阴寿，瞒着文帝，私自劝独孤后买，独孤后说道：“当今天下初定，戎狄屡屡寇边，将士劳苦，若买此珠，何不以八百万银子，分赐这些有功士卒，也见得朝廷的恩惠。妾处深宫，要珠何用？”后来文帝知道，甚是敬他。又有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文帝因他是独孤后姑娘的儿子，遂要免死。独孤后说道：“王法无亲，妾家亲戚，陛下那里管得许多。”竟把长仁问了死罪。故此文帝更加悦服，凡他说的话，行的事，都与文帝相合。只是性儿天生成的妒忌，后宫中虽有的是宫妃彩女，花一团、锦一簇，文帝只落得好看，哪一个得能够与他宠幸？文帝设朝时，独孤后必与他并辇而进，直送至阁门才住，只等文帝事毕退朝，依旧并辇回宫，寝也是一处，宴也是一处，时刻不离。文帝虽是欢喜他，只因拘束太紧，也觉有些不自在。不期一日，独孤后有孕在身，将及分娩，却要移居后宫，只得对文帝说道：“妾赖陛下福荫，怀孕在身，已经十月满足，恐旦夕临盆，有触圣躬，今欲退居后掖，以便分娩，不知圣意允否？”文帝闻言，满心欢喜，说道：“育麟在即，最宜安养调护，御妻之言是也，安有不从之理。但原早产真龙，实社稷之庆也。”独孤后遂命左右移居后宫。文帝因得了这一个空儿，遂带了两三个小内相，私自到各宫闲耍。出了椒房，转过绣闥，在鹊楼前，步了一回，又到临芳殿上，立了半晌。见那些才子世妇，婕妤贵嫔，妍媸作队，老少成行，虽都是锦装绣裹，玉映金围，然承恩不在貌，桃花嫌红，李花在白。看过多时，再无一人当意，心下颇觉不畅。遂信着步儿，又走到仁寿宫来。也是天缘凑巧，只见一个少年宫女，在那里卷珠帘。见了文帝来，慌忙把钩儿放下，似垂柳

般磕了一个头，走将起来，低了眼，斜倚着锦屏风站住。文帝走近前，仔细一看，只见那宫女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娇，真个是：

笑春风三尺花，骄白雪一团玉；

痴疑秋水为神，瘦认梨云是骨。

碧月充作明，轻烟剪成罗谷；

不须淡抹浓描，别是内家装束。

文帝见了这个宫女，不觉心窝里乱蓬蓬痒将起来。忍不住问道：“你是几时进宫的，怎么再不见承应？”那宫女见文帝问他，不敢不应，因答道：“贱婢乃尉迟回的孙女，一入宫，即蒙娘娘发在此处，不许擅自出入，故未曾承应皇爷。”文帝笑道：“你知娘娘不许你出入，为着甚么？今日娘娘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你想女子到了宫中，那一个不望宠幸，况尉迟氏又是个伶俐女子，见文帝亲口调他，怎不招揽。便于眉目之间，做许多动情的娇态，引得个文帝，拴不住心猿，系不定意马。遂走近前，将手挽住说道：“早是今日相遇，若教错过，岂不辜负了这样美貌！”正说话间，只见近侍们请回宫吃晚膳，文帝道：“此间不吃，更到何处？”不多时，排上宴来，文帝就叫尉迟女侍立在面前同饮。尉迟女酒量原浅，因文帝十分错爱，勉强吃了几杯，不觉红入四肢，两朵桃花上脸。文帝在灯下看他愈觉十分标致，因问道：“你这般娇媚，自家独宿，岂不寂寞可悲，朕甚有怜你之心，你知道么？”尉迟女答道：“寂寞固不敢怨，但蒙万岁爷怜念，实出望外，如何不知？”文帝笑道：“你既知道，今夜就包管你不寂寞了。”尉迟女也微微笑道：“只恨贱婢下人，不敢玷污龙体。”

文帝笑道：“天地间但凡快活事，就分不得甚么上下。”尉迟女笑一笑不做声，又奉上一杯酒来，文帝吃了，也叫斟一杯酒与他。二

人说说笑笑，十分畅快。文帝一时酒兴发作，色胆猖狂，哪里记得独孤的忌妒。遂留在仁寿宫中宿了。你看他：一个是初恣意的君王；一个是乍承恩的妃子。你望我的恩波；我爱你的颜色。两下里何等绸缪！真个如鱼似水，一夜受用。但见：

娇莺雏燕微微喘，雨魄云魂黯黯酥；

偷得深宫一夜梦，千奇万巧画春图。

次日，文帝早起临朝，满心畅美道：“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生区处？”因想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有瞒之一法。”随吩咐左右近侍，万万不许传与娘娘知道，今夜还要备酒在此伺候。众宫人应诺不题。

却说独孤后生来性妒，虽然退在后宫，那里放得心下，不时差心腹宫人打听，早有人来报知这个消息。独孤后听了，急得三尸神暴跳，心中如火上浇油，气昂昂的说道：“这个妖奴，怎敢如此大胆！”也顾不得自家的身重，随带了几十个宫人，恶狠狠的走到仁寿宫来，此时尉迟女初经雨露，心下又惊又喜，梳洗毕，正在那里验臂上蜂黄退了多少。猛看见皇后与一阵宫女蜂拥而来，吓得他面如土色，扑碌碌小鹿儿在心头乱撞，急忙里没甚主意。自觉心虚，只得跪伏在地。独孤后进得宫来，脚也不曾站稳，就叫拉过这个妖狐来。众宫人只要奉承皇后，那管他柳腰轻脆，花貌娇羞，横拖的乱挽乌云，倒拽的斜牵锦带，生辣辣扯到面前。

独孤后骂道：“我宫中一帝一后，称为二圣，天下谁人不知？你这个妖奴，有何狐媚伎俩，辄敢蛊惑君心，乱我宫中雅化。”尉迟女战兢兢答道：“奴婢乃下贱之人，岂不知娘娘法度，焉敢冒死上希宠幸？也是贱婢命合该死，昨晚不期万岁爷忽然到宫，吃夜膳醉了，就要在宫中留幸，贱婢再三推却，万岁爷只不肯听。贱婢却要报知娘

娘，又恐怕惹出事来，没奈何只得勉强从顺。其实皆是万岁爷的意思，与贱婢无关，望娘娘细察本心，哀怜免死。”独孤后说道：“你这个妖狐，昨夜快活时，不知怎么样装娇弄俏，哄骗那没廉耻的皇帝。今日却要花言巧语，推得这般干净！”尉迟女道：“委实不关贱婢之事，只望娘娘饶命。”独孤后道：“万岁爷既这般爱你，你就该求他饶命，为何昨夜不顾性命的受用，今日转来求我。你这样花嘴妖狐，我只提防疏了半点，就被你撺哄到手，今日将你忙忙断首刳心，弄成一个人彘，已悔恨迟了，不能泄我一腔之气，焉肯又留一个祸根，为心腹之害。左右何不快快结果，容他在此张嘴！”众宫人听了，谁敢有违？一齐动手。可怜尉迟女娇怯怯身儿，能经甚么摧残？不须利剑钢刀，早已香销玉碎。正是：

入宫得宠亦堪哀，今日残花昨日开；

一夜恩波留不住，早随白骨到泉台。

独孤后既打杀了尉迟女，怒气犹未息，还在那里埋怨探事的宫人打听迟了。只见左右报道：

“万岁爷早朝回宫，驾将到了。”独孤后一来恨文帝私幸宫人，二来又见他不回正宫，却到仁寿宫来，愈觉不平；又恃着平日的宠爱，遂不出宫迎接，也不叫人收拾。岂知文帝满心想昨夜的快活，退了朝，巴不得一步就走到仁寿宫来，与尉迟女受用。及进得殿来，哪晓得独孤后愁眉怒目，恶剌剌站在一边，尉迟女花残月缺，血淋淋横在地下。猛然看见，吃了一惊，心中十分大怒，只因平素被独孤后缚手缚脚惯了，一时发作不出。直直的看呆了半晌，又无计区处，只是恨了一声，往外便走。独孤后虽然恃宠，及见文帝变了颜色，大怒而去，也觉道有几分着慌，随即下殿赶来，高叫道：“陛下往那里去？如何为一个宫人，就不念夫妇之情，遂这样忿颜反目！”文帝初意，

不过愤恨之极，看不上那些光景，走将出来，也无心要出宫去。及见独孤后随后赶来，不晓得是来解释，只道他还来吵闹，心中又恨又气，又恐怕他赶上胡缠乱搅，只得往前殿而走。也是合当有事，刚走到阁门，恰恰的一个内相，牵着一匹马过去，文帝见了，也不顾朝廷的体统，跨上马，加一鞭，独自一个径出东华门而去。文帝乃创业天子，东征西战，骑马惯的，出了城也不问径路，无影无踪而去，慌的那些内相及把门军校又不敢拦阻，只得分头飞报与各衙门知道。幸得越国公杨素，与左仆射高，因退朝不久，尚在朝房中议事，闻此消息，忙叫备快马，二人都是能征惯战的豪杰，也等不得跟随，上了马，就如飞一般随后跟来。足赶有三十余里，方才赶上。二人跳下马，双手挽住丝缰，俯伏在地，奏道：“陛下惊坏臣等，天子至尊，有何急事？也不叫有司安排銮驾，竟慌慌忙忙，单骑一马，轻身而出，必有甚么要紧的缘故。臣等惶惧无措，乞降旨以慰下怀。”

文帝见两个大臣赶将来，伏在马前，谆谆问故，自觉有些惭愧。不禁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二卿请起，此乃朕家私事，言之可羞！朕昨晚还宫，偶因一时带酒，私幸了个妃子，今日独孤皇后遂将他来打杀了。朕想，田家翁多收几斛麦，便要易妻，千金之家也要买歌儿舞女，以图行乐。朕今贵为天子，转受这般拘束，便做千年帝王，也是枉然。倒不如出入民间，反得逍遥自在。”高奏道：“陛下差矣，陛下焦心劳思，出虎穴，探龙珠，不知费多少刀兵，方有今日。今幸平了江南，天下一统，正宜励精图治，以遗子孙，岂可以一妇人之故，而转把天下轻看了？愿陛下三思。”文帝见他说出一团道理，半晌低头不语。杨素又催迫道：

“山僻村乡，非天子留连之处，愿陛下自重。”此时，日已西沉，仆从舆辇并大小文武官员，俱渐渐赶来，文帝的怒气亦渐平了，遂下令还宫。正是：

妒当天下何曾恕，气到夫妻却易平；

匹马去来浑似戏，刑之于化几时成？

却说独孤后，自文帝突然出宫，心下十分慌忙。急急的差人打听消息，恐怕有不测之祸，哪里敢进后宫，就在阁门内等了一日。那些探事的宫官，以讹传讹，不住的报将进来。有的说骑了马不知去向的；有说赶上了，只是不肯回宫；又有说万岁爷大怒，只要娘娘还他一个尉迟女；又有说万岁爷发誓，再不与娘娘相见。一个人一样话，那里得个实信？慌得他走不是、坐不是，满肚子怀着鬼胎。有几个心腹宫人埋怨道：“娘娘的性子也忒急了些，留得人在，还好区处。”有几个老成太监安慰道：“娘娘放心，此事断然不妨。皇爷与娘娘何等恩爱，岂肯为这些小事，便下毒手？”大家胡思乱想，这一日满宫中何曾得个安宁！只等到傍晚时候，才见几个内相慌忙的报说道：“娘娘恭喜，万岁爷驾回了。”独孤后心下才稍稍安些，因问道：“万岁爷如何肯回？”内相即将高与杨素劝文帝的话，一一说知。独孤后听见高说他是一妇人，心中暗怒道：“高这厮，我因他是父亲的好朋友，每每以重礼待他，他怎敢如此放肆？且他夫人死后，他就与侍妾们生子，这样人容他在朝，怎不看坏了样子，必赶他回去，方遂我心。”后来真个劝文帝将他官职削了。这是后话不题。

却说文帝驾到了正殿，犹不肯入宫，多亏杨素、高二人，再三苦劝，方才进入阁门。独孤后见了，慌忙将簪珥除下，俯伏在地，高呼道：“贱妾一时暴戾，有触圣怀，死罪！死罪！但念妾十四于归，待罪频繁有日，况今麟趾在腹，望陛下宽宥。”文帝平日原是怕他的，今

日见他这般光景，已觉十分占强，如何敢再做模样？只得下辇亲手扶起，说道：“御妻，朕非不念夫妻之情，只是御妻太忍心了些，既是讲过，也就罢了。”独孤后谢了恩，二人依旧是并辇回宫。此时天色已晚，宫中灯烛萤熄，文帝吩咐叫看宴来，留娘娘同饮。顷臾，宴至，只因他二人俱要修好，你说的是甜言，我道的是美语；你一觥，我一爵，到饮得比平日十分快乐。饮到二更，文帝不觉大醉，独孤后呼宫人扶文帝入宫安寝，自家依旧退入后宫。一来身重，二来劳碌了一日，三来又吃了半夜酒，不觉神思困倦，忙忙收拾睡了。才朦胧之间，只见肚腹中一声响亮，就像雷鸣一般，只见一条金龙，突然从自家身子里飞将出去，初犹觉小，渐渐飞，渐渐大，直飞到半空中，足有十余里远近，张牙探爪，盘旋不已。正觉好看，忽然一阵狂风骤起，那条金龙不知怎么，竟堕下地来，把个尾碎碎跌断，仔细再一看时，却不是条金龙，到像一个大老鼠的模样。独孤后着了一惊，猛然惊醒，却是南柯一梦。心下正惊疑未定，腹中早觉有些疼痛，那些服侍的宫人，见娘娘腹痛，知道要生产，慌做一团，急忙整备分娩之具。不多时，早生一个爱风流的太子，好淫荡的君王。众宫人齐声称贺，独孤后见生的是个太子，又见有梦龙之兆，心下着实欢喜。正待收拾，只见寝宫外许多宫人内相，一齐乱喧嚷道：“不好了！宫中怎么失起火来，连天都红了，你们尚然不知？”众宫人听得这话，慌忙都跑出宫外来看，正是：

玄鸟赤龙曾降兆，绕星贯月不虚生；

虽然德去三皇远，也有红光满禁城。

毕竟不知是那里火起？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饰名节尽孝独孤 蓄阴谋交欢 杨素

诗曰：

世事茫茫半信疑，从来真伪只天知；圣贤修德原无忝，奸佞徇名却有私。

猛兽欲搏身转伏，大鹏将运翅先垂；眼前多少机关处，转是枭雄能识时。

流东卒有风雷变，讼莽终将社稷倾；除却当年身不死，到头真伪自分明。

却说独孤后，梦龙生了太子，忽然宫中宫外一齐都乱嚷道火起。急急叫人看时，那里是火起，却是一道红光，自独孤后寝宫顶中透出，直冲於云汉之间，映得满天皆红，就如霞彩一般。又听得宫门外传说，四下闾阎村巷，牛马皆鸣。独孤后得此异兆，满心欢喜。次早，遣人报知文帝。文帝大喜，随即亲到寝宫来看。独孤后奏谢道：“托赖陛下洪福，祖宗社稷之庆，昨夜幸生一子，并有诸般吉兆。”遂把梦龙及红光之事，说了一遍。文帝听见红光、梦龙，知是人君之象，心中甚喜，及听见堕下地来，把尾跌断，又像大鼠，心下就暗暗有些不快。你道为何？原来帝王与凡人不同，但真命天子初生时，定然有此异兆。就是文帝生时，亦有紫气充庭。五六岁时，曾在门前戏耍，偶有一个尼僧看见，大相惊讶。因对皇妣说道：“此儿相貌稀奇，来历甚异，他日必然大贵。但不可在市俗人家抚养，掩了他的聪明，小了他的心志。”遂别寻了一间幽静馆舍，将文帝移到里面，亲自殷勤教养。一日，皇妣抱文帝於怀，忽见头上隐隐生出角来，遍身长起鳞甲。皇妣惊慌，不觉失手坠地，尼僧连忙抱起说道：“勿惊我